# 介亭文集

介亭文集卷之二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 臨安府志序

郡國之有志也所從來久遠其義歸於扶樹教道提攝人心垂之方來用資觀省而已臨安之志前明郡人嘗從事於斯其遺文不可考至我

朝雍正辛亥踵而修者刊有成書頗稱完備顧迄今亦六十有餘載矣其閒聞有之故月益歲增凡耆老之所嘗見聞風韻聲采之尚能彷彿者歷時寖久纂述

茂如盛美之跡無以傳政教之流莫之繼守土者憾焉茲從公餘之暇竊與二三君子取郡乘元帙暨州縣分輯各本證以漢唐宋元明諸史並旁摭先儒記注南中事實之遺篇仿照

國朝一統志及雲南通志裒集而續編之門類無嫌於相沿體裁間附以鄙見始事於嘉慶三年戊午之八月迨四年冬杪梓人用訖乎工功嗚呼史才之難自古以爲嘆卽郡國之志何獨不然以濬源自維譾陋又僑居遐遠弗獲博徵載籍開拓心胷亦極慙未能

追踵前賢增斯文之光燿然而敬仰名邦大觀如昨
覽湖山之明秀諏今古之典章網羅奇士杰人敷厲
懿蹤姱節義宗簡要懍宄繁也言擇雅馴懼駁雜也
事求信今而傳後懼譏以誣也蓋凛乎謹嚴自矢不
敢有戾於素衷瞻狥附會之私或庶幾免焉後有君
子尙亦開余蒙以匡所未逮發余悱以暢所欲言悠
悠我思不勝翹佇矣

國朝滇南詩略序

詩三百篇傳於刪後其作者往往多北方賢聖之徒南人未之與也顧天地之氣旁魄乎日新山川之神之靈盤鬱坛埏邅之又久而益闊以肆江之左右浙之東西以暨廣嶺閩海磊落奇偉之才代振風雅競與楚騷蜀賦後先咸耀於光明蓋曩時所稱旨昧荒遠之邦後巳蔚興豪傑斌斌乎騰蜚聲實有以接中原文獻之傳而深表章大業者之遡洄久矣滇雲其尤極南之區乎漢唐以前儒者有韻之言不少概見

迨由元歷明風會漸漬而日上至我
朝累洽重熙之世軒豁呈露懋啓人文律和而諧聲大
而遠者遂各得隨所遭逢以自見此保山袁君時亮
所爲繼乃見儀雅滇南明詩選後復有
國朝滇詩之選也其於三迤十四郡七廳州百有五十
餘年之作者自名公鉅卿文人學士旁逮寓跡天涯
棲心塵表之流諸有關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之大倫微之道性情顯之存勸戒以及窮通隱見歡
愉悲戚因寄所託遊目而騁懷者雖散寄於殘箚賸

帙之中罔不博取廣徵都爲一集而又虛衷是正蕺海內同好之品隲綴列於其間昔昌黎先生扶樹教道有所明白是編足以追繼其踪矣然且謂之略者尚怵然慮潛德幽光未獲徧蒐而數厲之也仰拾俯收孜孜不已前規往古後望方來眞以盛心行盛事者哉余披而覽焉謬附以管蠡之窺測旣羨南中詩人之炳煥埒於北方且喜時亮表章之功沾溉後學無旣也於是乎序

家鑑堂先生四書遺文序

昔余少時往還朋友間竊聞稱道吾族鑑堂先生四子書之文沈厚醇雅符其爲人者甚衆惜吾不及其時親挹其風采而其文亦未獲覓而讀之也旣長與先生之冢嗣星奎閒時相見從之借錄藏本退而偕二三同人究切其得力之所從來資之以有進是時星奎以愛重手澤之故不肯輕出以示人淹之歲年余亦羈迹宦途糾牽吏事鄉族賢達之遺嫩未暇表章而先生之文迄以不行於世忽忽至今星奎亦且

殁矣余請假歸里詢之先生之猶子韻蘭則徒悵悒原藏之本渺不可尋近有得之蒐羅經同里王君輝亭別擇而存者亦寥寥非復舊觀而已以先生之文可傳而久加以星奎矜慎而守之曾不數十年已頗就散佚有如是謂人事之變遷其可測也邪謂又遲之數十年不並此寥寥者亦盡歸澌滅也邪向嘗考先生之爲人端粹純明鄉里莫不慕其德旣捷禮闈而後趨步翰苑有名稱卒之出宰皐平清勤慈惠士民尙至今思之文之傳不傳固不足爲先生輕重也

然吾儕於所嚮慕之人得其生平佩服玩好什一之

留遺猶將軫而惜之不忍其久而泯沒也況斐然可

誦之文有以益人性情增長學識者哉茲念先生之

爲人不可得而見見先生之文之斸有存者如見先

生焉乃就韻蘭之所采獲王君燁亭之所蒐次者點

定而授之梓並敘其大較以寓吾不已之思云先生

諱漢字倬雲世爲望江西壖人乾隆丙辰成進士改

庶吉士後以阜平縣令終懷甯族姪灊源謹序

贈友人之官粵西序

童子齒未齔入塾受書先生提耳而教之曰學以求仕也富貴基焉聽者習其言之順而可喜日累一日既篤信而不忘少長知向於學則又課之以時俗中選之文俾之窮日之力覃精畢慮於其間曰事此則利不然則否其中時亦有闕捷爭奇之士弋獲科名比諸餘人功半而效倍則紛紛者愈益豔而趨之以斬揣摹而速化求其師友之間交相切劘務正學敦實行明吾儒之體以達於用者希矣然且肩隨遜籍

循資準格聽部選而來也斯時又以其居班之缺探候於銓吏之門曰孰也上上孰也中中而下下已而美瘠之地得失無常欣戚之容倏忽頓易而朋友之交亦皆以此區其際遇之亨屯公然相賀而相弔也至於心存國是念繫民生惴惴焉懼不克稱其職而諏於常所往來以無忘規戒者蓋亦鮮焉嗚呼始之所以學者如此繼之所以仕者又如此勢利之言錮於其耳雖有移山之力拔之不能也肥身潤家之計混溷其心雖欲引淮濟之水以清之不得也人才不

克躋登於閎遠可勝原哉友人某學有本實痛斷時
趨將之官粵西瘠土也慨然以往惟恐任之有不勝
於飲餞之次丐所以贈其行者因爲之說如此

贈龍里令丁昌序

黔之貴陽有龍里瘠貧邑也余所得陝士丁生昌者以涇陽司教保舉入都壬子秋七月選擧闕之武平道引

見時奉

旨調是邑返自灤陽諸與交遊者率以無可如何之辭來相慰問生怡然其自若曰吾不稱職之是懼至於缺之清苦以昔之居教職者居之足矣余聞其言而韙之而或以獻疑曰是毋乃矯而不近於情也余曰如

君之說將謂凡爲令者必擇財賦之地而處焉然後慊於心耶夫財賦之地之難處直倍於瘠貧而君未之悉也蓋吾見有居邑富饒歲時旁午卒以窘竭而禍隨焉者矣方其憑恃贏餘氣盈而血僨其起居必適其服用必侈其出入騶從必盛以繁取之不甚艱用之不甚惜則既於養廉以儉之義槪乎未有聞也已而虛名甚盛上官虢虢同官眈眈又重以族戚之借貸朋遊之丐助環而相襍酧應不遑於是乃以偷堪介守之身輾轉朘削潰而入於不可知之域而卒

思湔拔而無從事勢之流無怪其激矣山木之材也以自寇也桂香之烈也以自煎也象自有其齒強者則攫而取之繇賄之豔於人也狨自愛其毛飲毒矢則嚙而斷之惡文之爲身害也乃如瘠貧之邑則奚至界有如斯哉目不見乎可欲心不放乎無垠歷之乎上下之交而靡有求取行而宜之乎省事捄人之際而退食從容斯不亦節儉易安而正直可守也與且吾聞龍里之民嗇於財而輕其力嗇於財益務儉而養之則不淫輕其力益務寬而勞之則不悖是故

沃土之不材不如瘠土之思善富民之多辟不如貧民之知恩也生如操前言而往順其政以齒其人涓涓之蒙泉無淆而汩鬱鬱之萌蘖無抑而搔比及三年上考之書可必矣維時或唯唯退以語生生曰夫子誨我之言誠良藥石哉於其行因書以爲贈

贈羅徵士覲恩序

曩余官吏部竊聞滇南石屛竹園羅公由刑曹轉諫垣歷太常通政以陟宗人府丞每遷一官務揚其職在位垂二十載靖共正直聲譽滿京師又狎與滇人之宦於都門者遊復悉公居林下三十餘年毓德含和家門肅穆厥嗣崐圃先生能敬承其賢歷尹秦之兩當盩厔隴西諸劇縣所在稱仁及乞養歸田至行惇篤士大夫宗之雖中州之聞家有不及焉因是考之史氏記積行之君子或不及身厚其報天必寵錫

於其後之人以羅氏兩世盛德不曜未克大用於時
余思識其子孫以證賢仁者之宜有後也久矣徵士
覲恩者竹園公孫而崑圃先生之少子也上有四兄
皆以植品績學次第登賢書才爲世用覲恩方食廩
餼性情懇摯復長於詩令
太上皇帝傳授大位之初
詔天下州縣各舉孝廉方正之士一人升之於
朝維時署石屏篆張君嵒階延訪紳耆臚列覲恩之行
能以應

詔命名實符合翕然一辭天欲大興羅氏之族其在斯乎
厚積而遲償吾於一門之多賢卜之而屬意於徵士
者爲益拳拳也生行有日矣際此千載一時之
嘉會奮跡登庸於以鼓吹休明崇興教道舉先人所蘊蓄
而未及施者咸從容而展布之於
國爲名臣碩輔於家爲孝子順孫余將快意書焉生其
懋勉之哉

## 贈張愷歸葭州序

士之干于應舉者摹擬剽竊掇彼儷此務爲軟媚可喜之言以乘機而鬬進時亦命與幸會捷取科名輒復詡爲正宗轉相傳誦求所爲確乎有立嚕咗諧其聲遹久振其響下足以提唱多士而上足以當大賢之知不爲僭濫者未易一二屈指數也科目之途亦太輕矣哉余所舉陝士張生者績學綴辭兼有華實而尤肆力於古文志士也再試禮部幾得而復失將歸里門求余言以爲贈余何言哉驟榮之枝其萎也

不終日暴集之雨其涸也不終朝自古士蘄晚成不急於求人知而急於自立固有服官太蚤卽謂不幸者其非聊爲不得意之徒作解嘲之語可知矣今之歸也其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考校古今治亂成敗以及國家制度沿革之源流咀其精華厚其根柢馴致盤礴委積卓爾以文章自見繼大君子蹤跡騰躍昌時令讀儒書之人名實聲光斐然遐被則今日之退未爲失而異日之進未爲遲其愈於役志時趨務求速化既不得而憤歎交并率怠以終者相萬也生行

矣乎吾之望於生者莫要於是已矣

送楊東有孝廉歸里序

吾友楊君東有戊申舉於鄉三試禮部未有成告於所知將買舟而南返余與里人在都門者席以餞之飲次有指而爲余言者曰茲非太平時之不遇人歟幸際太平之時猶有不遇之歎以斯爲有司之過而有司局闈棘試則旣窮日夜之力以求之未遽厚甲而薄乙也有司無過也以斯謂士亦有過而能爲文辭之士則又足以應有司之求或有人人之所許可者竟與有司之甄收適益左及取有司之所甄收者

與之較又或無以大相勝而且有不及遠甚者則士亦無過也余曰是皆非有司與士之所得爲也有司之求之也未嘗有一成之心士之應之也未嘗有一定之轍以未有一定之轍求當於未有一成之心而其機時或不能投而合是亦無足異者矣然則有司將遂委之無可如何而安焉已乎曰非也有司膺掄才之重任進各直省之士一朝而受數千萬言通校三場以判其登下披閱未能十一二即偃仰疲耗目眩而心廢者固其通病然也而其閒又或好惡不能

無偏去取惟其所欲以至非材占額賢駿不揚猶且拒衆議而弗受而泄泄焉爲之辭曰是亦有命焉而已則如之何其可哉然有司之責不得辭而士之不獲勝者輒憤有司之枉之而自歎其遇之窮焉又大不然驥之困於鹽車也遭伯樂而鳴之卒通其意卞氏之玉之藏於璞也屢刖屢獻終剖之而發其光磊落瑰偉之士窮於時而必有合其有異斯驥與玉也邪昔昌黎韓子求舉於禮部初覲所試賦詩策等以爲可無學而能後乃一舉之不得以至於再再舉之

不得以至於三三舉之猶不得也至四舉而始有成焉以韓子之文冠出一時其於求舉宜若庖丁之解牛養由基之蹲甲而猶得之之難有如是信乎其窮也已然而亦竟得之者則豈非以文之既可未嘗不一遇時之或可既遇時之或可則亦因以見人之無不可歟楊君來京師五年之中適如韓子之三蹶矣茲之歸里門也將益淬其器而俟其時異日之來必有符於韓子之四舉而有成者則請以今日之觴爲之劵咸曰是宜然哉因書以餞之

# 介亭文集卷之三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 上朱石君師請建前明甘御史鄉祠書

恭惟我

國家嘉尚忠良振揚義烈屬在前代蹈難之臣致命遂志不榮幸生者雖時遠跡微罔不甄敘而表章之

賜謚

秩祀有赫有嚴揭撳抑塞之光闡奬艱貞之節風聲廣樹

咸克仰承前明有甘御史霖者懷寧人也由洪武丁

卯舉人官建文時御史方靖難兵既入金陵史稱其
時御史以被逮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
而甘御史則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竊惟志士
臨危殉國死固其所然從容赴難視慷慨者加鮮而
風烈所樹被及子孫者又加鮮焉則甘御史之就義
卓於等倫有不待揣稱而得也顧以後人不復求仕
終有明之世既未有通顯立朝者陳乞昭忠臚於祀
典雖福王倥偬擁立曾經加之贈卹至於俎豆之餙
則亦迄未有聞惟恭逢我

皇上錄取勝朝殉節諸臣始通諭節愍俾祀於鄉而此時

甘氏系裔則又分散衰微鮮能敬承

天子之恩命光昭前烈顯致尊崇遂使由靖難後以逮於

今三百九十餘年之累久罔或虔其牲醴祭以歲時

忠義靈神有稽休享比念我夫子導揚封疆扶翼世

敎勸業之煥符於文章而濬源以後進惷愚追感鄉

先生闡彰忠魂遽增悚息又思鄉人之義事必待大

君子提唱開示然後競相勸而勇於行敢祈俯鑒下

忱重申

詔令飭行地方官董率邑紳士之知有名義者庀材度地

建立鄉祠歆之以詠歌秩之以典禮崇賢達廬閭之

望隣士民瞻仰之思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大君子爲

國家振德闡幽興起人心之功所在炳耀是則濬源與

被榮施忘僭越而有求者也

與邑紳士請建前明御史甘節愍公鄉祠書

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蓋言賢者老而致仕其德行聞望矜式於鄉鄉之後進之士於其歿也企而慕之歲時虔其牲醴以寓其思而風厲覲勸之義寄乎其間者遠也況於卓爾志士捐軀命以蹈國家之難凜然正氣靡所屈撓被及子孫聲息有繼此其流風餘烈興起人心奚直里閈之榮而已其宜繫瞻仰而展桑梓之恭敬何如哉懷寧有前明御史甘節愍公者官建文時方靖難兵入燕王躋登大位諸御史以

節著者甚衆而甘公被逮不屈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載在史志粲然甚明顧歷有明之世旌揚未逮禮秩無聞獨我

國家甄錄前朝殉節諸臣乃於乾隆三十有九年通謚節愍准祀鄉祠而甘氏系裔又罔有克揚前人之休烈者輒復遷延至今湮鬱忠魂未昭歆享几筵弗飭牲酒缺如此非吾邑人之責而誰責歟且吾邑人於情未可以苟安於義未可以苟止而振興世教道亦未有大於斯者也昔有宋文文山少遊廬陵學舍見

所祠祀鄉先生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三公皆謚曰忠因歆而歎曰殁不俎豆其門非夫也以文山忠肝義膽成於性天其所由光日月而炳丹青者宜無待於景贍之助然且觀感矜奮情溢於辭則以鄉蕤豸漸摩功不爲細而敬禮先賢之未可以已也所從來遠矣茲謹臚具情節呈明撫軍懇其飭令地方官董率邑之紳士爲之鳩材擇地建立專祠以時敬而祭焉奉行

詔令爰侑靈神張皇名敎一舉而三大善照人耳目拄同。

邑諸君子知必黽勉趨公而如足下數人則又彬彬乎一鄉之望得以有爲敢所於奉到文札時妥定章程悉心經理則庶幾吾邦盛事快然速底於有成不勝大幸濬源頓首

與考功舊友書

良友遠違書問不時達晦明縈結云如之何頃接奉郵書快猶把袂並悉起居綏暢深慰慕思夫考功之號稱難理久矣近日康君伊山提唱其間力求振刷而足下又以鴻才卓識護持而匡濟之僕聞自都門來官之人輒爲額首稱慶曰伊山雖貞士亦大懼孤而無援也得足下同謀協慮交贊以不疑古稱君子之和其有不及耶敬佩敬佩僕自履任臨安以來事事狂肩無緣憩息較之追步吏曹之日安危勞逸判

然不俾加又有心欲爲而詘於力臂欲運而拘於方者困是自悚自勵惟不忘畏我友朋之意慎葆清名庶幾異時重晤京華不致蹈棄絕之愆於左右是則僕可勉而爲者也若如來示所謂敷政優優遠不離道云云在良友垂注舊知緘是言以遥相砥礪誼誠厚矣至以僕撫躬循省則有靣慚耳熱中夜徬徨而已其能作遂心之語猥以掠飾於知已之前哉頋又思曩居京邑十有餘年交遊往還所在不乏求其相勗以正足稱素心之交者未數數然也而足下從茲

里睽隔之餘格言是錫拳拳懇懇不以頌而以規僕莊誦再三神爲之往儼如昂首九天之外敬聆鏞呂之響鳳凰之音今雖自分至愚亦曷敢充耳罔聞而不時以自勉求無負愛我者匡我之誼耶遠道相思言不盡意率爾傾吐希鑒原焉

再與考功舊友書

與足下別餘二年矣萬里之思書箋不罄吐起居餐食近何如也僉念僕前出都時錄所爲六廉堂記及前明司功題名碑記貽足下以誌別足下其亦注存之耶憶昔承乏考功任糾察者十有五年行能無所似乃若堂有新建之額取義六廉獨敢僭爲之記者固將時時引以自鏡而亦思風示凡百有位使咸知吾儕居根本之地崇尚較然是亦未爲無補也然僕不及刻是言於額右敬以告諸君子之登堂而注觀

者而遽爾離去至今念之雖憾當時舉事之不勇亦已晚矣計欲卒惟所願乎則非得磊落俊偉無所顧忌之人如足下者慨焉爲我踵而成之彼泛泛者無爲復有冀也已抑古之人有云榮名爲寶歆其說者豈鮮哉緬惟前明司功題名之碑遠者歷茲逾三百年近者百有餘年其名多剝陊不可讀吾儕今昔之感存乎其間矣僕偕同人募匠重鐫仍還其舊謹於工竣之後記其大端言雖不文然其啟人深省之義與六廉堂記要有互相發明者以足下敷宣教道之

殷殷如過而存之賜以楷法渺之碑陰俾覽者從姓氏爵秩之紀載進而遐鏡其爲人臧否之觀亦勸戒之助也又其間方君藹庭蒐羅考証之勤曾更月日史君竹圃柔翰勁腕朗然猶新是二人者記所不敢沒也而今皆溘然而下世亡友遺跡牽連以得書足下毋亦有意乎冒瀆之請惟知我者少垂察而鑒其志焉可也濬源悚企再拜

復黃厓堂書名崇蘭懷寧人乾隆辛卯舉人時司訓蒙城

某奉書厓堂足下自餞別都門五載如彈指懸懸縈念積歲月而縈結滋深者未可遽以書牋白頃辱函垂顧感及年歲之遲暮並諭以漸卯命之一字注定終身所以開示鄙蒙者多矣非足下不能爲此言非僕亦不能聞此言於足下方藉以自省自堅所志無負良友誘進之拳拳而猶欲使左右有聞者乃將証近日指趣之所同非復別有感吁而輕爲嘖嘖也僕官京師於今十有六年職事糾紛僕尋老大足

下艾而未者遠有蒲柳望秋之嘆僕年又加長矣雖視聽尙健餐飯不異於曩時酒力則已頓減其半齒牙每齧寒硬驚拒以僵對鏡顧影髮鬚亦十華二三呼兒輩鑷去鬚之三數莖白者無幾何時旋復迸出自有生人以來由壯而衰由衰而白由白而老乃氣候之自然寍足爲怪顧惟君子之能自立也矻矻孜孜惟日不足氣雖衰而志愈壯學至老而道益明以是中夜褰裒慚悚不已大懼頽墮委棄徒懷悵恨於無窮至如富貴貧賤有不在我則古人所謂將任彼

而不用吾力者僕竊取以自怡焉尚乃汲汲於時俗之所趨欣望名卿鉅公希一規步其氣燄聲華以有乖於足下所云況有餘清之說鄙心固內計已審恥而不爲又自惟久居考功觀仕宦之情形亦既熟矣嘗以爲官之易爲而可安且得少資廉俸以養其室家者有二焉上之惟各直省學政次之則足下今日之所處有甚夷無甚險有甚適無甚虞者是也舍是而欲以迂拙之材奔走蹶蹐能自稱其職以快然者有幾哉豈徒不能自稱其職以快然而已不陷於禍

則亦幸焉爾僕是以常恬然作退步之想欲與足下一遜質其所以然而來書云云顧已先僕而得之玆不益見吾儕之所守本非偶然而知己二三人惟此庶足以相勖也歟南瞻如面遣墨遽多未足爲齗齗者道也惟希鑒其志而存諸心不勝大幸謹藉風行泐椷以覆良箴重錫竚子望之

前明周太僕行實補遺

明嘉靖閒直臣周公冕以言事降謫通海典史縣志官師舊本止彙記其姓名不著其籍貫出身及歷任中外之本末余輯臨安郡志亦率仍舊本書之未暇深考茲閒居交翠軒中讀明史列傳然後媿向者蒐討之不詳也史載公爲貧縣人由嘉靖辛丑進士官御史其時世宗諭廷臣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皆悚息不敢言公獨抗章爭之世宗震怒下公詔獄尋以其言直釋復職歲丙午太子生十一年矣尚

求出閣講學公疏陳預教不可緩請早降綸音愼選
侍從世宗又大怒於是有通海典史之謫厥後數遷
至武選郎中值椒山楊忠愍公劾論嚴嵩指及嚴效
忠冒功事章下兵部公疏列效忠詭託名姓破壞祖
宗之制其狀甚悉是時直聲震朝廷世宗又責公報
復再下詔獄斥爲民迨隆慶初敍錄先朝直臣始起
公爲太僕少卿適遭毋憂未任卒方公之貶謫南來
也在任之歲月迄無可稽其政績亦未有述而傳之
者然公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本傳已鑿然言之則

服官通海之日不怏怏於卑秩無疑也君黨於古忠臣義士苟衣冠劍佩琴書几硯之所遺有可得其一二者未嘗不摩挲弗置寓流風餘韻之髣髴而泄其思乃如公之侃侃在官靡所顧藉歷數十年之久屢遭蹈頓亮節彌堅而會經投宦之區顧淹没其蹤跡而弗記低徊往復有餘慨焉頃欲撮公行實補入郡志名宦傳中以北上有期未果也因謹誌之以貽臨安人士使直臣之躅無卒闇而不彰云

## 前明贈光祿少卿張公事略

公諱澤字大祓一字義甫省志曰懷寧人郡志曰桐城人未知孰爲確也明嘉靖間由拔貢補楚南沅江令以能擢衢州別駕方涖任初槪取逋賦拘繫者釋之而民以感泣爭輸時督府胡宗憲威傾浙東西每屆出行前驅邀索無厭守令皆奉之唯謹莫敢誰何公獨縛杖前驅督府爲之震懾卒未有以難也尋移廣安牧出寃濫五十餘人政聲益著特晉雲南僉事分巡安普值叛酋鳳繼祖糾衆攻武定新城公督尋

甸兵二千餘人馳往救之遇伏而敗與千戶劉裕俱被執而鎭巡官益趣諸道兵並進逼東山賊寨圍之急繼祖乃大懼乘間挾公走照姑因欲得公手書移軍門爲和解公叱曰吾天朝大臣肯爲賊作說客邪遂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少卿賜祠額曰忠節按公自縣令三遷而至僉事其居官始末具載於江南省志及安慶郡志雖歷任月日莫可考而核以明史則剿賊死義事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惟史紀其死附見於土司傳內秖稱繼祖殺公而於公不肯爲賊作書叱

爲致命之大節未嘗推本言之卽贈官賜額亦復記注不詳然証之雲南通志文小異而死事之大較不異侃侃風誼無可疑者又

國朝一統志謂武定和曲東門外有忠烈祠以祀前明死事諸臣而公實居其首和曲昔爲武定府附郭屬直隸州遂裁和曲併入之州至乾隆三十五年府改余來滇中訪諸武定刺史周君名彥移覆甚悉且云州之官吏士民春秋虔祀尚至今不替焉夫忠臣義士之蹟不見採於輶軒者亦多矣今以周君之言推之公歿已二百餘年而其正氣之旁魄

而流形者顯於當時延及奕世雖僑寄之地疏逖之人猶且撫時慕思展其敬恭不已也忠烈之繫人瞻仰何往不然哉於是梟輯而傳之用識鄉先生操行之耿亮而日星河嶽必有與之竝耀其光者亦於斯見其概也已

前明副總兵王公事略

聞居皖城偶閱郡志見其於前明副總兵懷靈王公來聘祇彙敘科名職官附武選舉之末而不及其皎然之志節不能不扼腕歎也曰嗟呼自古致身事主不避艱險之藎臣越時無幾何輒抑塞而不傳於後若此類亦曷勝悵悒者哉叠嘗稽之列傳兼證以史藁方崇禎之初天下多故莊烈帝銳意重武四年辛未武殿試分甲傳臚視文榜欽定公爲一甲第一人授副總兵職明之武榜有狀元自公始而任用亦復

重以公誠異數也公既拜命泣然流涕曰上重武若此欲吾儕効命疆埸爾不捐軀殺賊何以報上恩以是推之朝廷獎勵武臣之效偉矣哉而公慷慨自許其聲動心亦所謂忠義之性鬱於中而大作於外異時蹇蹇匪躬之節於茲數言定之矣明年山東遊擊孔有德叛據登州官兵攻之久不下又明年二月以火藥轟城城壞將士登者賊輒擊之退公奮勇復登中傷而死天子惜之贈廕有加當是時也公豈樂趨暴寇之地嘗試戰攻之危嘗不自恤已乎感懷恩遇

之深求副平生之志豈以義死恥爲懦夫者也迄今
距公之殁百七十有餘年其贈䘏之詳迄不可考亦
誰過其墓而歔欷憑弔求其迹以思其人也者余爲
本史傳之記注揭而章之葢依於教忠之義焉曩時
輯郡志諸君不一留意其閒何也不可解矣

國朝贈封邱主簿趙公事略

君子委身許國奮萬死不顧一生之氣効節於疆場有事之秋極之勢孤力微知勇俱困卒能慷慨赴難信已志以光於邦家此寧必重寄在躬儼爲人望所屬然後勉自顧藉不污其名而已哉我

朝康熙十有七年吳逆驟動南方尚稽顯戮西賊復乘閒而起焚掠陝之興安是時懷寧趙公以郡掾任白水典史微乎微者也上憲器公有靖亂才檄往撫之賊不就撫轉執而脅之降公抗不顧身厲罵不爲屈

賊不堪其辱也乃憤而拔其舌曰復能辱我乎公猶
喋血濺賊衣炯炯怒而視也賊又憤而剜其目曰復
能怒我乎遂戕之以死棄屍井中而後去甚矣賊之
甘心於公也而公之就義亦洵烈矣哉既而事聞
賜祭贈河南封邱縣主簿廕其子榮曇入監讀書所繇蒙
國恤者厚矣我
皇上纘承大位旌揚天下死事之臣優其甄敘復追錄公
之裔孫世忠承襲恩騎尉職俟學習期滿予之官
聖天子褒忠之典有加無已臣紀之增重何如也顧又嘗

恩之位之顯者名易顯從古而然若公者藐焉末僚
而已一旦視死如歸樹較然之風節輒渥膺
恩錫被及子孫與顯赫之大人爭榮耀然則士亦貴自矜
奮爾白刃可蹈之梗概庸詎以爵祿之卑薄拚乎予
掇公之行實爲之言非第頌吾鄉人之美亦敬以紀
朝廷崇奬藎臣不遺下吏廣表章之路闊激勸之方也
凡百君子可以觀矣公諱煥文世爲懷寧西鄉人其
族亦著望於皖云

# 介亭文集卷之四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 孟子鈔題辭

孟子後孔子百有餘年繼嗣道統其七篇之作歷代尊之爲經迨朱子集註配論語大學中庸以有四子書之目而前明及我

國朝復以之試士而登進之甚崇尚不爲不至矣顧自是書爲多士所由以決科之本塾師循誦習傳每執講家猥瑣之辭耗竭其日力與後生小子句句而櫛

之字字而梳之固未有以開其性靈而啟其悟也而後生小子又未嘗兼過人之慧日習聽膚鄙之議論充於耳而錮其心亦且視千載之至文眞若有待如是之剔抉而後探其微經如是之繁稱而後得其解者是何異朝夕遊匡廬之山徒障翳於榛莽雲霧之中而無從睹其眞面也哉予謂五經之說專尋繹其本文而義蘊自見者殆十八九也況孟子七篇明白顯豁更易了然於心與口之間者耶茲仿眉山讀孟子之法鈔錄全文略爲點次以示吾徒之有志於古

者使之屛棄陳因自求心得庶幾涵泳既久旨趣生焉雖大道之淵源未能遽有所窺測顧較之凝神思於全解之紛終日勤勤恭然疲倦者斯所獲不亦多乎夫惟善學者其知之矣

## 世系弁言

世之纂譜牒者其世系具縱橫二體以便覽也吾族惡乎異然有大義存焉而觀者習焉莫之察則亦無惑乎宗法之不行矣然則縱列子孫何也曰欲吾族著代無窮者知其自一人分也一人而生子數人數人之子各生子又數人自一人下視有異人乎必橫列兄弟何也曰欲吾族旁推無窮者知其自同父母之兄弟分也同父母之兄弟踵生爲從兄弟從兄弟踵生又爲再從三從各兄弟自各從兄弟上溯有異

兄弟乎然則無異人而至視若塗人無異兄弟而至視若秦越之兄弟又何也曰此吾於縱橫二體之義所爲急欲示吾族人也族以服屬而窮於五服窮則親盡親盡則情忘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旁盡於三從則疏者亦忘之其易忘者勢也揭斯二體俾其無終至於忘焉如眉山蘇氏之所拳拳者而已於是并言於世系首以爲引端蓋義無大於此者也若夫生娶卒葬子女昏嫁諸條別詳例言茲無贅焉

左氏春秋鈔跋

右左氏春秋十二卷乾隆十有一年春叔父省齋府君課吾諸兄時所彙鈔者也省齋府君手錄隱桓莊閔而以昭襄定哀屬吾仲兄華袞先生以傳文成屬宗兄敬友又連城五舅父適寓館中則亦以宣傳屬焉而左氏之鈔以全方省齋府君彙斯編以課吾諸兄也其時濬源尚少後七八年乃得受而讀之因復撮諸家評論載之上幅以時覽觀總計撫摩二十有三年是書未嘗釋手焉已而旅宦京師攜之篋笥月

口累久忽忽如志頃兒輩適從南方携之以來於是又一快然展讀則距庋置之日亦且十有五年矣嗚呼以濬源之無似念昔受學於叔父承誨於仲兄所相期屬者甚厚而如舅父宗兄亦皆曾經指示勸拳規之遠大顧惟浮沉拓落虛歷歲年少壯之身坐而老大文章事業既未足以楷世而示來茲而回睇前型零隕已盡窗硯席履如隔塵煙獨有是書之存墨跡朱痕披拂猶昨追摹彷彿飄爾神飛用謹跋言卷末誌吾飲水之思且告兒輩以遺編顛末之詳俾敬

讀而慎藏之其無或墮時癸丑初夏十有五日也

六廉計羣吏論

百官之設每代不同而大吏爲羣吏之倡無古今一也大吏揚其職不辱其官以率羣吏羣吏之賢者欣而慕之不肖者畏而從之譬若水大吏其源乎源清無濁流茲其效也已周禮六計尚廉爲後世八法首貪之義所由本顧專以責羣吏而大吏不與何也不明責大吏以廉也不明責大吏以廉者非其優禮大吏寬而祟之之謂其謂大吏位高而望隆知遇深而眦倚重獨委之以責羣吏之廉者也旣委之以責羣

吏之廉則大吏之廉不待顯設科條以責之而其所
以責之者乃益嚴且自古有上行而下不效者乎無
有也有下之所效不甚於上之所行者乎無有也而
况不學俱欲之物何獨怪其營營競趨也哉盍吾歷
稽史册所載放於貪冒更相效尤近以禍其身而遠
以及於天下國家者更僕數之不盡矣官加尊而有
欲焉則所屬之卑者必將借以爲名而朘削其民以
應之官又加尊而有求焉則所屬之近於尊而較卑
者必將轉以相擠而促迫其下以償之累而上者既

眈焉不勝其橫也累而下者逐逐焉不可以詰也如是則大吏不能責羣吏以廉而羣吏之不廉反由大吏予之端輾轉相尋變而無極蘊利以生孽多藏以厚亾賄之爲禍也吾惡知其所底哉惜乎禮經不明言之義大吏未之前聞卒以婚於欲而不知反也盍思中外之間天子委之以廉責羣吏者非大吏也耶羣吏廉大吏從而舉之羣吏不廉大吏從而劾之然後大吏稱厥職至於旣委大吏以責羣吏之廉而大吏顧自卽於不廉以先羣吏則罪辜之不可勝誅也

盧侯顯論嚴懲而後稟然愓息哉後世闇於此義乃
有猥爲曲說者曰廉者人臣之小節朝廷所望於大
吏者不在乎此也嗚呼此乃後世大吏之所以禍與

論古揭

君子之論古人也必其卓有定識而不爲一唱百和之游言固也然亦宜乎此心空洞無所覬而爲之說焉而已無所覬而爲之說即或時有歧異人將諒其直抒所見坦白而無他且使存其說以傳之將來雖未必果足以昭儒者之信從而亦無以疵其志茲有人焉學問文章粗爲時輩所推許而靡然自大無端舉古之學有淵源間世不可多得之人放言而恣其掊擊聽其言也可喜可愕或靡靡而從之或咄咄而

怪之而其隱微念慮之所存曾未有揭之而出者吾懼橫議波漫入於人心汩亂道學之正傳爲害吾徒而不可止也則請爲誅心之論以正之可乎彼其敢於呰謷前賢流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知返者豈其天資刻深求備於人之已甚哉蓋亦竊計已久而始決而出於狂悖之一塗也若曰以吾生今之世學問文章今人不吾薄吾何快乎爾吾將掩抑數千百年以博吾之名而後已焉而此數千百年之間不幸有世所尊信服從之人儼然抗吾之席吾未有以擠之

而胥乎其上是亦未能甘心者也無已則惟取其人之學問文章從而求其類焉索其瘢焉壯膽哆張議人之所不敢議後之聞者必曰學問如某文章如某自夫人之論之也猶且無慊辭焉意者夫人道益大品益高夐乎可望而不可卽也已嗚呼放言者之隱私有如是哉甚矣名心之累人也名心爲累敢心以生敢心生而欺人之論起罔顧明鑑之在前本以求後世之名名卒不可獲乃至適罹狂悖之罪歿身不能辭而古人之本末較然千載不腐者究欲滅折其

纖微焉得乎干霄之木而蟻子撼之蜉蝣朝暮之不知而蚍喬松末爲壽干霄之木挺然也喬松之爲長年自若也蟻子蜉蝣之蠢蠢者亦奚以爲哉然而夫人橫議旣出不復內自慙矣吾爲揭其心而誅之俾聞夫人之言者灼見其肺肝而無爲所惑則庶乎正人心之一端也夫

言戒

噪林之鳥其音嘵嘵羅者伺之矣吹浪之魚其沫喣喣網者窺之矣好譏之人其舌翕翕聽者仇之矣天下有聲之屬最驚人心發而不能收動而不能靜禍機伏匿隨觸而起者可勝防哉君子恥獨爲君子思與人同勉於善牖其進而感其心可也茲於稠人廣衆會集之中自詡其言正言行正行以掩抑朋遊而後快彼匪亦言正言亦行正行也聽我之哆然獨號爲君子其堪之耶強者排擠之必力弱者譏誚之必

行事有固然無足怪矣且羣小人之與人儔也不能俱成頗與俱敗同然一類斯稱其心昔賢韜晦自藏猶懼不免爲切切而自彰之顧不虞速禍矣乎昌黎韓子有言幕中之辨人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以汝爲傾其懲于先後之思殆深痛焉戒之哉木火烈而焰誰撲水風狂而波弗恬君子不思避禍也君子而思避禍尙亦愼所以發哉

險說

巖巖者山乎浩浩者水乎言天下勢之險者孰逾於此乎然而四方赴險之徒曷可勝紀崇嶺之躋棧之梯之大川之涉舟之楫之彼非冥於行也其爲險也有可指而名豫爲之備亦罔有震驚焉爾無形之險厥惟人心哉藏之深深惟沈惟陰發之促促惟毒惟酷無影而幻以曠無聲而狂以傾爾越爾秦貌兄弟之親爾矛爾箭來笑言之面其爲險也如此强者無所用賁育之能弱者無所施儀秦之辨以中材而遺

玆宜其罹於患也已雖然君子處此之道則吾嘗考之艮一觀乎山得艮之理焉艮者止也見險而能止瑕𥿄之紛也其端已乎又一觀乎水見坎之象盡情狀焉其辭曰有孚惟心亨行有尚占此以守吾之剛執吾之亮權吾之通懲吾之壯是謂恒易以知險也亦焉往而不當由此觀之人心之險雖無可指名乎操斯道而安其貞獨往獨來危者使平折衝禦侮勝於百萬之兵矣

## 邊防說一

嘉慶己未冬緬甯剿猛猛土司之叛夷其後路逼與

毗連者設防爲備予於時馳赴威遠董厥役因慨然

念致釁之繇焉先是猛猛土司富而仁於夷繼則貧

乏不能自任䘏削羣夷取給之而不思夷民之貧亦

日益甚也久之不堪其求兼有漢奸潛踞煽惑於其

閒乃遂率不逞之徒騷然而叛擾及緬甯之邊境撲

我官營聲言必廢置土司然後已土司世職也未及

邊吏而憑恃其頑叛以要我者喻言之不聽控制之

彌囂師旅之興其亦勢有不得已者乎於是督憲馳

摺

奏明咨會提鎭迤西一路集兵六千集練四千由細箐

而進剿迤南一路集兵二千集練三千駐威遠江隘

以爲防逆者殲之順者撫焉六閱月而後蕆厥事嗚

呼剿賊之情狀予未臨陣親睹其詳也而防之之難

已不勝述矣危乎兵之凶而不可試也然則弭之宜

如何曰在先時先時曷爲而弭之曰是有要術其惟

愼選流官哉

## 邊防說二

威遠江隘逼近賊巢延袤三百八十有餘里現集官兵堵剿復議募廳民爲練參錯於其間練之材勇拔能不及兵之嫺於紀律進退唯命大率皆然而威遠又兩經亂離以後其民氣餒力竭蘇息需時不得已募之在防不過藉壯聲威冀賊人聞之不敢窺伺江干竄入肆掠而已豈眞能奮勇殺賊與官兵頡頏上下稱雄武於邊隘間哉職專閫外者亟念練與兵相依而爲命必當周詳調度俾得連營並卡首尾顧應

庶幾其保以無虞如計不及此過分畛域以數百里曠遠之長江本期守無不完攻無不克顧使練各爲練兵各爲兵彼此不相聯屬已大懼分離乖隔未能成合而有助之形又其甚者兵皆置之內地練皆委之沿江孰弱孰強孰夷孰險自不待智者然後辨之而輒輕爲此等差也耶嗚呼兵吾不薄也練非盡人之子歟且行軍大事成敗在倏忽之間引兵之操習有素者後居坦境而獨驅技藝生疎恇怯無能之練前履危途此惟幸不遇賊已爾萬一賊猝如來倉惑

失指前隊以初無死敵之志轉而奔逃後援亦遽動生還之心隨之退縮始謀不善咎其誰歸吾是以私憂過計為說以告今之從事行間者

邊防說三

威遠練皆平民亟宜籌度分布予爲從事行間者言之恤其弱而瀕於危也至於車里十三版納之練迴與威遠殊玆檄調千五百名赴緬甸助勦道經威遠予周詢審察然後悉其詳焉請復言車里之練之實也其器械甚備其藝能甚習其性情敢死而輕生其徼使從戎也憑恃弓弩之强勇於格鬬踰山闖澗氣吞賊人洵亦雄壯矣哉然而捷如鷹隼悍若豺狼嗜欲不同遠於人道隨所如往見利則急走而爭未始

有忠愛之誠固結之素也優其犒賞既藐不感恩若所得未厭所求輒反覆囂張莫肯用命者蓋多有之雖曰隸吾版圖綏以宣慰內供賦役外樹藩籬百五十餘年以來罔不讋服要亦猶是邊夷而已矣聲威不可使測形勢不可使窺兵馬之強人民之衆不可使狎暱而周知非於彼偏有疑貳之嫌控制安輯之權衡宜如是也諸君子尙愼繹予言無忽

## 邊防說四

軍之行也糧最要糧之運也民最勞予督餉威遠睹民之負重任而踰險遠者未嘗不再三嘆息軫念其踴躍趨公也夫威遠總臺之粮所由運而貯者亦已艱矣繼而由總臺運於猛戛百有五十里由猛戛運於猛班百有三十里又由一猛分運於江干防所或百里而近或百里而遙其間重叠危巖尋尺坎窞竦肩低首蹴蹐趦趄而過者汗濡浹背息喘頃胷甚矣威遠之民之憊也然而選練數千於夷募之集夫數

千於夷召之而應是役者父諭其子兄勉其弟皆曰禦彼外夷所以衛我內夷而生全之也距堵防剿捕之爲功沿江郡落恐旦暮蹂躪不得安息而居矣今用吾儕之力資給口食完聚室家宜相率奔走之不遑孰敢憚役於時趨迎道左有感激泣下者甚矣威遠之民之憊而醇也覼予於斯不能以無說焉蓋予奉檄而來惕惕乎盡吾心力以憫民之憊而獎其醕者數月之籌度而已至於兵休事已之後憊民務有以養之使舒然後復生人之樂醇民務有以引之使

遂然後免失所之憂雖在民也曉然知前日師旅之興實有不得已而司牧於斯土者要惟加意撫綏愼其所發無肇釁無邀功是則萬有生靈昕夕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哉茲予行矣因書以爲守邊者告